



金字澄的文学插画

◎小茹

王家卫的剧版《繁花》，改编于金字澄的同名小说。《繁花》热播，推动了原著小说的热销。据说，小说版《繁花》已连续加印20多万册。

金字澄，是作家界里的独一份。早些年默默无闻，突然一部《繁花》横空出世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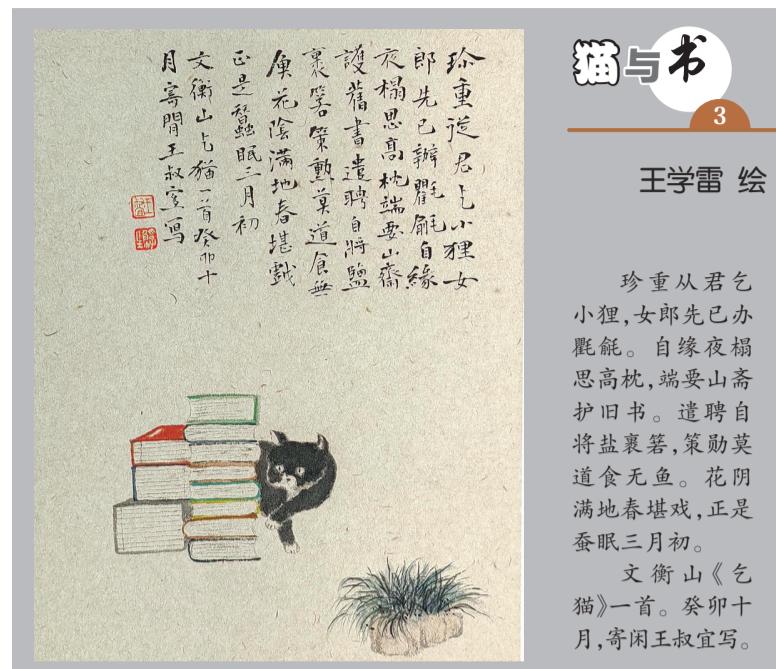
更叫人惊叹的是，他还是一个斜杠老年。《繁花》出版后不久，他就开出了画展。作家标签之外又多了一枚画家标签。

严格意义上来说，金字澄的绘画属于文学插画。我家的《繁花》购于2015年，此版中就包含金字澄的手绘文学插画十多张。鲁迅曾说：“插图是帮助文字抵御时间侵蚀的‘保鲜膜’。”文学插画，既是对书本的一种美化，亦是对文学语言表现空间的补充。换句话来说，插画正是文字所不能抵达之处。插画搭配文字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才能使文字内容更加具象化。

比方书里有一张插画是上海滩老牌电影院“国泰电影院”。金字澄在《繁花》里说，20世纪60年代，国泰属于上海滩头轮电影院，内有冷气，而当时的两、三轮电影院均以纸扇消暑。故而国泰每有新片上映，观众就浩浩荡荡，连夜排队买票，队伍一直延伸到锦江饭店的走廊。在这幅插画里，金字澄先在下方画了气势不凡的国泰电影院，还有密密匝匝排队的观众。之后又在上方画了“上海电影院”的座椅，每张座椅的椅套背后都有插袋，插袋里各插一把扇子。画下注解是“在一九六一年，少数头轮电影院才有冷气，‘上海电影院’是三轮电影院，以纸扇消暑。”一上一下，对比鲜明。看得我很想穿越到20世纪60年代，去“上海电影院”里感受一番手执纸扇，边摇边观影的氛围。

从专业角度来评判金字澄的绘画作品好不好我不清楚，但我确实感受到他对画画这件事的热忱。很多文学书籍里的插画，都是请专业插画师来画，像金字澄这样自绘文学插画的作家并不多见。画家金字澄给我带来的最大启示是：想画就画，提笔即行。他的插画，并没有刻意讲究布局、色彩或者笔触。看他的插画，不会觉得他是有距离感的画家，而是亲切有如我们身边有着满腹故事的爷叔。他就是很自然地用一支笔娓娓道来那些过往的记忆，那些点点滴滴的老上海生活趣味，勾起我们对时代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怀。

如今，我们已进入“读图时代”，传统文字阅读模式渐式微。顺应时代潮流，文学插画在现阶段似乎有了更为重要的存在意义。如此说来，金字澄不啻一个弄潮儿。他曾说，他喜欢写作，也喜欢画图，梦想一本一本做出自绘插图的书，是幸福的。而对我们而言，能拜读像《繁花》这般图文并茂的书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



猫与书

3

王学雷 绘

珍重从君乞小狸，女郎先已办氍毹。自缘夜榻思高枕，端要山斋护旧书。遣聘自将盐裹箬，策勋莫道食无鱼。花阴满地春堪戏，正是蚕眠三月初。

文衡山《乞猫》一首。癸卯十月，寄闲王叔宜写。



掠贩家的“义举”

◎谭苦盦

清人洪亮吉在《北江诗话》之中将本朝藏书家分为数等，依次为考订家、校讎家、收藏家、赏鉴家、掠贩家，“于旧家中落者，贱售其所藏，富室嗜书者，要求其善价，眼别真赝，心知古今，闻本蜀本，一不得欺，宋椠元椠，见而即识，是谓掠贩家”，说的是钱景开、陶五柳、施汉英等书估。光宣之际，在北京琉璃厂书肆也出现过类似的掠贩家，此人叫谭笃生，原名锡庆，后以字行。而缪荃孙《艺风老人日记》记载其姓“谈”，其名“承湜”“长湜”，其字“德生”“竺孙”，行三，因而又称“谈三”。谭笃生是冀县人，光绪二十五年，在琉璃厂设正文斋，“熟版本，光宣间执书业之牛耳，惟好以赝本欺人”，惟其劣迹昭然，颇受恶名。不过，这掠贩家却也不无“义举”。

宣统元年(1909)，谭笃生以汲古阁影宋钞本《南宋小集》向邓邦述出售，虽是海内孤本，但邓邦述远在沈阳，“余始未见此书，但嫌书价太昂”，不敢出手，“笃生乃亲齎出关，举以相视”，于是“不复问价，唯恐其不为我有矣”。1912年，盛昱遗书散出，谭笃生收得孔荭谷校本《旧五代史》，邓邦述又“大喜过望”，其时“已贫不能自存”，与谭笃生相约“留三月，不能有，然后市于他人”。不久，“笃生病瘵将死矣，则语其家封存以待，勿失信也”，故邓邦述“自津沽鬻借，如约赎之”，并在题记之内喟然长叹，“笃生在书估中号为精核，然于此书独为余守敝日之盟，世之负然诺者，对之殆有愧矣”，是以“特记得书之艰，与笃生之信”。

当年“伏暑”，谭笃生已“病瘵”，9月15日，王国维致缪荃孙函则谓“忽患霍乱逝去”，殊出其意外也，缪荃孙感慨道，“知书旧雨又损一人，可惜”。1915年，缪荃孙为谭笃生撰六十岁冥寿序，据此逆推，谭笃生似生于咸丰六年(1856)，长王国维二十多岁，王国维称之为“老谭”，则固宜也。



数字一点不老实：看穿纷繁信息中的数据玄机

[英]汤姆·芝华士、大卫·芝华士著 邓妍译
九州出版社

我们时常遇到大量统计数据，都可能因误读或误用而扭曲真相，要读懂它们进而做出合理判断，“统计意识”不可或缺。本书帮读者了解数字方面的22个常见错误和花招，它们出现在评价速度和重要性的大小、准确率和排名的高低等众多情境中。

特洛伊的海伦：女神、公主与荡妇

[英]贝塔妮·休斯著 曾小楚译
九州出版社

几千年来，特洛伊的海伦一直被视为绝对的美与毁灭的化身，那么真实的海伦究竟在哪里？历史学家贝塔妮·休斯花费数年跨越希腊、北非和小亚细亚各地，试图还原海伦的

一生，并以翔实的资料展现西方史前的物质和精神文明。

愚蠢的核弹：古巴导弹危机新史

[美]沙希利·浦洛基著
孙宁、王梓诚译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作者勾画出这场危机的完整画面；深入关键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展现决策反复变化背后的惊心与焦灼；更透过普通官兵的眼睛，从下层视角观察危机的历史，在无数个不起眼的细节中，追问危机得以解除的真正原因。

根深叶茂：关于树的一切！

[英]保罗·史密斯著 殷茜译
中信出版集团

本书以新颖的视角提供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树木概览，所讲述和赞叹的既是树木非凡的多样性，也是树木与人类及其他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。同时，用大量令人惊叹的照片、珍贵的资料和特别绘制的信息图，带来清晰、直观、有趣、全面的阅读体验。

《译余偶拾》不是一本谈翻译的书

◎董斋

翻译家杨宪益的《译余偶拾》(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版)，并不是一本谈翻译的书。所谓“译余”，指翻译本职工作之外，相当于业余。

20世纪40年代，杨宪益在重庆，供职于国立编译馆，英译《资治通鉴》之余，受朋友鼓励，写了一些文史考证笔记，出版过一册《零墨新笺》。后来在南京，他又写了一些类似的读书笔记，自印过一册《零墨续笺》。《译余偶拾》便是这两册书的合

集，只是从《零墨续笺》里抽掉了一篇，其余一切照旧。

杨宪益的这些读书笔记，涉及中国音乐史、中西交通史、中西民间故事和民间风俗、边疆民族史等方面的内容。其治学方法与顾颉刚的“古史辨”相通，即通过爬梳、整理、辨伪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。《零墨续笺》序言里说：“过去我是走清儒及王国维、冯承钧的老路的，很受些实验主义的影响。”



杨宪益的主要业绩，是用英语把中国文学古籍和当代名著介绍到国外；可他晚年念念不忘的，却是“过去所写的那些拉拉杂杂的零碎读书笔记”。《未完成的心愿》一文里不无遗憾地写道：“这二三十年间，在翻译岗位上也还做出了一些小成绩，但是有时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前十年间那一段生活，还是很怀念国立编译馆那一点旧书，也还有时想回过头再写点读书笔记，可没有条件，也只好算了。”